

毛詩注疏

冊十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

正因其能守成功故經以此見義且乘上篇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

成王有光民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云顯光也天嘉樂保右命之自天

申之

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勅伯夷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

至申

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夷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

善德

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然明察之

也官

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用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

相委

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

勅之

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詰文與此

散雖

義通對宜有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嘉至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

相類

故知宜民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

詰文

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

毛詩

注

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命也僉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諸侯皇王天下也箋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

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祿王一本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箋

用愆過率循也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疏千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人

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所以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

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百種之福所以孫亦勤行善德然皇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

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

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福善德勤行之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

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

傳并言之者以俱有宜文故福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

下君則諸侯也○箋千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天下之

中故同言之○箋千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天下之

顯穆諸侯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此文承上章故知成王不行

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

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

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

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

於上章言成王之愆過也循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

宜人則是王已蒞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

忘公是謂周象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

直遙反己之直致反○惡本或作致又如下字注同朝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疆居良反
疏儀威

故受天之福祿無疆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羣臣之匹耦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己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

抑密秩秩清皆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

事允當與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

至而已○正義曰綱紀有族以結族燕則王燕族知人爲常臣則以有功乃燕是燕及則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燕則王燕族知人爲常臣則以有功乃燕是燕及則

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族人是以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塹恩塹意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此

也○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
疏傳塹息○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

同解佳賣反注同塹許器反
疏云傳塹息○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

與咽古字也○箋百辟至有侯○此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

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公百辟明百辟之中可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戎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

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

幼雅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字也召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音

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音

利又音類力洎反夏戶雅反下
疏詩者召康公章十句至是成詩○正義曰崩成王劉

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
疏詩者召康公章十句至是成詩○正義曰崩成王劉

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涖臨其政厚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

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

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爲此大者厚民

之德人有君之劉急務故先作公劉此非有洞酌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

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篇次

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於
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
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序云以
王者周公自達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序云以
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陶經無所當
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
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邠非有所迫不窋去國適公劉有道之君天子
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邠逐而遷於不窋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康時失
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衰始見邠逐而遷於不窋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康時失
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謂太康時也以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爲天子
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
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之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
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幽之必當遠本失官之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
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之言不幽之必當遠本失官之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
周本紀亦以穆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載
十許年乃可以充穆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載
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年則蓋太
之與公劉彌生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則蓋太
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
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滕之注差約之以爲武王之崩
成王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十五及歸作上公爲
二十一年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
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與此同
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威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
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尙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

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號猶可焉何則後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裏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人亂迫逐公劉公劉場廼疆言脩其疆場也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囊大曰廩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邨國乃有疆場也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闕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場音亦裹音果餼音侯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粃音良糗也囊他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戚斧也揚錢也委於僞反爲夏于僞反又如字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邨整其師族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徙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十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于僞反下非爲公

疏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言劉皆爲同

疏居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邨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闕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安用

此以光顯己德於其時故爲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郃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行又
秉其干戈威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
留民治之○鄭唯以徙之至幽大其愛厚於子孫也○王今當念此與公劉厚傳事而
至夏人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前未定其年世也○以其公劉居於
也○夏人亂○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定其年世也○以其公劉居於
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於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
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商者言其遷之所由也○商地雖亦與狄鄰
而○近戎爲多戰云遂平之也○商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
而○去不與戎戰而平之也○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
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戎隨一此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有戎大言其
來之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場故倉也○此倉乃耕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
疆場謂民脩之乃積倉謂官而得之積倉也○此倉乃耕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
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官而得之積倉也○此倉乃耕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
不○恇小故舉官之積倉謂官而得之積倉也○此倉乃耕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
明有故舉官之積倉謂官而得之積倉也○此倉乃耕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
之○算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囊唯威食而巳是其小也○釋詁云六年公羊傳稱陳乞
欲立公○子陽生威諸橐以與之○囊唯威食而巳是其小也○釋詁云六年公羊傳稱陳乞
民不闢其○民卽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人顯知君德故云輯和也是思和厚
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厚生民之言顯知君德故云輯和也是思和厚
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所爲總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
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卽疆場是也○安謂資財之
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郃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
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
而○能遷往他所○以自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重民命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
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闢其民愛重民命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

倉裏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迷他姓之人唯
陳己之祖父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
今子孫之基○傳咸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咸斧也則咸揚皆斧銀
之別名傳以咸爲斧以揚爲銀錢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
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
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
之故知干戈咸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追逐則是有兵圍繞爲之阻難故云方開
道路而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
以公劉賢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
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
遷非爲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
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民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
迺宣而無永歎○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數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
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數思其舊時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也○數他安反字或作嘆徧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奉容刀○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
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玉瑤容刀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
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瓶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
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疏
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奉必孔反別彼列反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疏
篤公劉至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
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順先其事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
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數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
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舊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

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
瑤并有韓華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
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
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
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數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
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
舊時○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
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順爲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
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甌隙郭璞以爲時耕也○傳獻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
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甌隙是也與皇矣小山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
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卽說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
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韞者刀鞘之名瑤言公劉有美德
下不言其飾指韞之體故云下曰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韞桓二年左傳
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則有韞鞶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
度登降有數此韞鞶在昭數之中以藻率則有韞鞶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
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公劉逝彼百泉
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溇大觀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溇廣也山脊曰岡
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
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
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
教令也○廬力居反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舍疏語○正義曰

就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
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
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
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
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
傳溥大觀見○正義曰皆釋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當留視彼大原乃見
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文
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
爲之京釋丘文彼人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丘則是人爲之
矣孫炎郭璞皆云彼人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丘則是人爲之
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
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
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
邑之處○傳是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
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
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
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爲公
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篤公
劉于京斯依蹒蹒濟濟俾筵俾几乎箋云蹒蹒濟濟士天之威儀也俾使也厚
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蹒蹒七羊反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實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
以質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

酒之穀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猶在公劉雖去疏篤公劉至宗之○毛以爲上

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大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

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

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賓之穀其飲此酒酌之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

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王之設酒以飲之○鄭上二句與

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欲成王之設酒以飲之○鄭上二句與

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爲公劉此躋濟之威儀者謂

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

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辰而立公劉於此造其羣牧執豕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

穀得穀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造其羣臣之執豕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

之進食以失敬欲成王之敬於民以見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

民故下不容大夫濟濟衆民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

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

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

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成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

公家之物而云羣臣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

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實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

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

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

曰賓此賓卽上躋躋濟濟之人宜爲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

毛詩注疏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依凡者此文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
得依凡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饗
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
禮當享大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
函地殺禮也執豕者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
賓此賓升乃執豕者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
○箋公劉此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
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
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
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展爲窗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展
地因名爲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
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
非負展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復於豕牢卽牢是養豕
之處故云博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兔之事備其穀酒酌以進君道
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爲之君爲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傳以君之宗之其意
爲一也板傳曰王敬天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傳以君之宗之其意
宗也○箋公劉至在郇○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
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尙易傳者孫毓云此篇
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
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凡而不倚何有實已登席依凡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
有大宗小宗乎箋說爲之君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景
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之君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景
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
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
爲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三單相襲也徹
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鳩反

稷上公之數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

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

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音衍下同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山

○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山

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反疏篇公劉之爲君初至豳既

也度其廣輪幽之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反疏篇公劉之爲君初至豳既

廣其土地之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

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

生而乃居處其民焉初又其從邠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爲

三等之陳而單營之焉初又其從邠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爲

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下五句爲豳國之居劉信

其民得所闢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句爲豳國之居劉信初至豳美

之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其幽而無羨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小徹稅其大

矣○傳旣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是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旣溥

旣長以傳旣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是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旣溥

也定本影皆爲景字○箋旣幽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旣美公劉能廣長之疆

土地之言公劉自邠往遷幽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旣美公劉能廣長之疆

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

皆須正其方而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南北之大名

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則異故相之

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則異故相之

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徹治○正義

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邠在道及初

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蒿高

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旣至豳地以

毛詩注疏十七之三 大雅生民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郃之日尙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道路
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棄積倉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徹治也居其民衆於襲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箋郃后至其徹○正義
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大國公爵一劉王者後稱公后稷本是大國當作三軍地
官小司徒封於郃明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
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無復羨卒故稱單也周禮言之三軍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家卽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其度其隰原是度糧土地使民耕之也
下卽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糧也且徹與孟子
百畝而徹稅謂之徹引論之使出稅以爲國法其證爲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
云什一而徹稅謂之徹引論之使出稅以爲國法其證爲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
貢周曰徹稅謂之徹引論之使出稅以爲國法其證爲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
遂以周法言之乃周之稅法是什一劉夏時諸侯而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世
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立
曰嗟六之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
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出一國人故鄉爲一國諸侯三軍出其
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夏殷出一國人故鄉爲一國諸侯三軍出其
三卿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總計之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
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
九萬夫田有三不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
五百家爲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千家以三萬七千
者四千家爲三軍尙餘四千五百舉大數亦得爲三軍也○小國五千家以三萬七千
五百家爲三軍尙餘四千五百舉大數亦得爲三軍也○小國五千家以三萬七千
里爲方二千里者二千五百爲軍少田二萬二千五百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
家以萬二千五百爲軍少田二萬二千五百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

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

言去邨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

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

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是行三軍之無副徹田是

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荒也孫炎曰

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

應為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箋夕陽至寬大○正義

曰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

岐山之北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

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高○篤公劉于

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篤公劉于

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館舍也厚乎公劉於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鍛

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

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本作林末○

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邇其過澗皇澗名也邇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

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

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邇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與卷阿篇

注同校○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密安也芮水屋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

音教○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密安也芮水屋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

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納如銳疏篤公劉至

反鞠居六反涯五佳反亦作厓澳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奧○疏篤公劉至

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

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

毛詩注疏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以備鍛礪斧斤利其器用此伐取材木乃爲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官室
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爲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
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皇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
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
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內也水外也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
令此士卒於彼蒞鞠之就也蒞水內也水外也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
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效之乎傳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
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止效之乎傳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
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箋鍛石至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礪
礪既爲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礪
傳言爲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實堪也言鍛金之時須
山之石耳公劉之君民齒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爲礪
依者是也鍛礪之所由施於斧斤故知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上云于京斯
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
與澗共文故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
民或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爰曰至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
夾或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爰曰至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
理田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
也上云嚮順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耕發此言故云曰營宮室也上室之功止謂民之宮
地於此復疆理之者前急於趨時未嘗部分且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校宮
室之功乃疆理之者前急於趨時未嘗部分且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校宮
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數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
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物有足矣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
傍○傳密安至鞠究○正義曰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鞠爲究此鞠
安蒞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鞠爲究此鞠